

童话的谬误

马原

不久之前,渤海还是动物的天堂。许多大动物随处可见。诸如大象、马鹿、猴子、野猪和熊。可是如今它们都不见了,不知道是彻底消失还是躲进了人类到不了的地方。基诺人怀念与它们和睦相处的日子,把它们留在自己的故事里。

马鹿算是除了象以外的大家伙了。成年马鹿通常为三四百斤体重,个别雄壮的马鹿甚至会超过五百斤。马鹿的性格相对较温和,很少主动攻击其他动物。因为头上的一对巨角,也很少有猛兽敢招惹它。马鹿与其他种群的鹿一样擅长奔跑,所以在自然界天敌不多。猛兽中心机最多的是花豹。一只成年花豹通常绝不会去主动招惹一只成年马鹿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马鹿与花豹虽然近在咫尺,却各不相扰。马鹿自然不会想到要攻击花豹,花豹也不愿在胜算不大的攻击中冒了受伤的风险。几乎所有的猛兽都不能够受伤,受重伤的便永远失去了捕猎的能力,只有死路一条。没有一种猛兽会为受伤的同类疗伤和喂食。这是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法则的必然结果。

凡事都有例外。成年马鹿要繁育,它自己可以与花豹相安无事,但是花豹无论如何不可能对鲜嫩可口的小马鹿无动于衷。母马鹿当然会全力以赴地护佑自己的孩子,但它扑灭花豹对于美味的不可阻挡的欲望。它对花豹的敌意是如此明显,花豹不可能看不到它的敌意。

敌意会强化马鹿的警惕,这是花豹最忌惮的。如果它内心放弃了对小马鹿的欲望,一切都无从说起。它放弃不了,欲望征服了它。所以花豹只能尽全力去消解马鹿的敌意。它将自己的狰狞面目隐藏得干干净净,把自己变成了满脸笑意的豹阿姨。

它已经发现,马鹿母子很喜欢在橄榄树下捡食落果。于是在天黑之后,到橄榄树旁蹲了一泡屎。早上,母马鹿带

着儿子过来找橄榄果吃,难闻的豹屎味让母马鹿很生气:不害臊的家伙!让我抓到你,我一定让你把屎吃了!

早就躲在附近的、笑眯眯的豹阿姨过来了,“不好意思,马鹿姐姐,是我。我昨晚肚子痛得厉害,来不及选地方,就把屎屙在这里了。我马上把这里收拾干净。不好意思!请您原谅!”

豹子动手在附近挖了深坑,将屎埋了。又将地面扫得干干净净。母马鹿见花豹笑容可掬,态度一直那么谦和,觉得自己先前的话说重了。向花豹道歉,说自己错怪了花豹。花豹趁机向马鹿母子提出邀请,请它们到自己家里做客。马鹿母子不好拒绝,只能答应了。

基诺人的故事走到这里出现了差池。因为主人花豹为客人马鹿母子准备的大餐主食是田鼠肉,在常规的知识体系中,鹿是食草动物,可是马鹿去做客吃的居然是肉。讲故事的人自己也不能够确定世间是否有食肉的鹿。我们都知道有一类动物是杂食动物,既可以吃植物,也可以吃动物。马鹿会有例外吗?

一处差池把故事引到百度百科,我们马上发现了另一处差池。马鹿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,但是中国云南没有。渤海当然也没有。没有这个物种又怎么会这个物种的故事呢?不懂。完全搞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或许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从别的地方移植过来的? 百度百科又带来了更新的差池,马鹿这个物种有鹿角不错,但是有鹿角的只是雄鹿,雌鹿没有鹿角。母马鹿无角,它天生便是花豹这种猛兽的猎物。花豹又怎能对一只没角的鹿有所忌惮呢? 这个基诺人的民间故事结构和形态都比较复杂,但是它设定的前提接二连三地出了差池。这里之所以要把这个故事讲完,首先是对文化遗产的尊重,同时也要将其中的谬误明确指出来,以正视听。

毛笔治愈直播间浮躁

元旦的直播间,简直是现代版“带货大会”,左边主播喊着“最后3秒上链接”,右边弹幕飘着“跨店满减叠加优惠券”,作为被大数据拿捏的“直播间常住人口”,我最近算是把“剁手”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就在我被物欲横流的直播间搞得焦头烂额时,一个画风清奇的直播间闯进视野,新民晚报夜光杯联合东方购物频道搞的“夜光杯白玉兰直播间”文房四宝拍卖专场。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卖,没有花里胡哨的弹窗,主播穿着素雅的新中式,说话温温柔柔,手里捧着一排排毛笔悠悠展示:“这款是十元一支的入门款,每只都有独立小包装,拆开还能看到‘学业精进’‘笔墨生香’的新年祝福语,送给孩子当新年礼物再合适不过。”旁边的专家补充道:“这笔尖选的是优质羊毛,软硬适中,小学生练字不费手,包装还讨喜,有人肯定喜欢。”这里的观众仿佛都被按下了慢放键。有人在评论区问“一年级孩子选哪种笔尖”,有人讨教“墨汁怎么选不脏衣服”,甚至还有人分享自家娃练字的趣事。我本来是抱着“凑个热闹”的心态点进去,结果越看越心动:十元一支的价格比一杯奶茶还便宜,新年祝福语更是戳中了老母亲的关心。想起儿子之前总羡慕同学的书法作业,我从楷书专用笔到行书练习笔,一口气拍了几十支,自用送人两相宜,连带着宣纸、墨汁一起打包,付款时比抢爆款还果断。

快递到货那天,我和儿子一起拆箱,每支毛笔都裹着红彤彤的小包装,上面印着不同的祝福语,小家伙拿着印着“妙笔生花”的毛笔,翻来覆去地看,兴奋地说:“妈妈,这是专属我的新年礼物!”他捏着笔杆模仿古人写字的样子,虽然写得歪歪扭扭,墨汁还蹭到了鼻尖上,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热水来了

李莹

热水器坏了,就在我洗澡的时候,就在我刚打完洗头膏,撮出一朵大泡沫之后。当然,我起初还对它多少抱着点幻想。说不定只是一下子没能打上火呢! 毕竟好像之前也有过一两次这样的情况。但这一回不是,我一个劲地扳着花洒开关,左旋,右旋,三百六十度地旋。完全没有一滴热水!

我妈听到了我这边

海风寒侵枯玉树,苇瘦花黄,独抱荒原丽。一抹暖阳斜渡岸,疏人漫踏添清意。

危壁凭栏忆萧瑟,旧影成烟,碎念如尘粒。别绪浑如沧海咸,腥风阵阵牵记忆。

蝶恋花·冬忆

小地梨

1997年9月,还有3个月就到全国研究生考试时间了。一个懵懂的工科大学学生想报考另一所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,于是给该系的一位教授写了封信,介绍了自己的情况,表达考他的研究生的意愿,请他指点。过了一周,教授的回信来了。短短一张纸,字迹遒劲,除了鼓励,还有指点——重点要看哪几本参考书。教授的回信让这个工科生倍感温暖、信心大增。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,她夜以继日,全力冲刺,最终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

热水来了

李莹

的动静,推开了浴室门。她去看了看热水器,对她说:“现在再试一试。”我说,没用,起不来。我说,还是直接用冷水冲得了。我妈被我的想法惊到了,她觉得我的主意很馊。十二月天,洗

冷水澡,人绝对要感冒。我说,长痛不如短痛。大不了洗完,我再用吹风机好好吹一吹热风。我妈说:“那也不行,那样会头痛的。”说完这句话,她又补充了一句,老了之后会天天头痛。她把我脱在洗衣机板盖上的衣服拿进来重新给我披上,又拿来一条干毛巾把我头顶的泡沫先挤掉,打开了浴霸,关上浴室门,就跑到厨房去了。浴霸打开后,周围的温度上来了。其实平时洗澡,我很少开浴霸,觉得这东西容易烫皮。冷的时候,通常都是把水温调高一点,但现在,没热

鸿雁伴我行

陆彦

的信中,魏老师就打算考博士的计划写道:“考上博士之后,我看你就可以集中精力做两件事。一是读书,另一个就是考虑你的写作。”“我说的写作,不是我指那些泛泛之作,你应当好好地整理一下头绪,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体验好好归整一下,理出一个线索来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那些苏北民众的民间生活状态和历史写出来。盐城,这个名字多有分量,值得写一写。你可以学柳青的手法,不是写小说,而是写历史,写这些生活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说起话来嘎嘣脆的苏北人,他们内心的追求、渴望、理想和自卑,把苏北人当中盛行的民俗写出来。总之,这是一个叫人想起来就很激动的论题,它的分量不会比你的博士论文差到哪里去。”在这封信的最后,魏老师把他的电子邮箱告诉

老师来新夏

谢俊美

一生读了二十多年书,有些老师的教诲终生受益,永久难忘。196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。来新夏老师给我们讲授《历史文选》,有一次作业,我写得潦草,将“本”的竖画写成了竖钩,来老师找到我,说“本无勾”,如果有勾那不是无根,树木无法存活,你以后写字要认真。说得我面红耳赤,连忙认错。

来先生对我学术研究一直予以关注。1979年我在《历史教学》杂志发表《论清代的闭关政策》一文。文中将清初的江海关注上在今天的云梯关(连云港)。来老见了,致函于我,问我的根据是什么,为什么是今天的连云港。我不敢说是听别的老师讲的。因为学贵求真,道听途说不可行。为了回答来老师的询问,我开始查询《江南通志》《大清一统志》《江海揽胜》等书,一共查到7个云梯关,7个云梯关中有一个在四川,一个在南山山中,一个在武夷山山中,一个在甘肃,这些地方不在沿江沿海,当然不可能设置海关。我最后用排除法确定在京口(今镇江)。因为京口在长江边,是两江总督府的门户,可以设关收税。为了回答来老师的询问,前后花费好几年查考研究。老师的提问使我真切感到做学问一定要求真务实。

北山楼杂忆

施守珪

时光流转白驹过隙,愚园路瞬间已过百年。如今的这条马路早已不再是梧桐枝叶遮天,只有公交20路和21路经过的、安静的住宅区,因其百年来遗留的老建筑和曾经在这里居住的名人故居,修缮或改建后的这条路却已变成了网红街。人潮涌动热闹非凡。我们家就住在这条街的1018号,隔壁是岐山邨。祖父施蛰存在此生活了半个世纪。缘起于他当年在长汀厦门大学教书时,因宿舍的窗正对着长汀的北山,他给书房起名为“北山楼”,一直沿用至2003年。故而愚园路1018号也时常被人称为“北山楼”。

我生在愚园路,与祖父母还有父母,及堂姐施守瑾一起生活。我是长孙,6岁前的记忆已渐模糊,只记得是个调皮的小孩,三岁那年因和隔壁的小姐姐打招呼,从二楼的阳台摔到一楼邮局的打包台上,把全家搞得乱成一团。在医院的几天里,祖父几乎每天要来看看,幸好没什么大事。当时我们家的一楼会客厅早已变成愚园路邮政局了。我们一家三代人住在二楼的两间房里,“北山楼”书房退居到三楼的亭子间。祖父的四个儿子中,三个大学毕业后分别去了河北沧州,新疆和广西南宁,唯独我父亲留在了上海。后来,二楼朝南的房间也被收走了。祖父的书房再次搬迁到朝北的四层阁楼上,并找人在室外小晒台上搭建了一间小木棚屋,里面能放些书和一张略三尺的小床。他的书桌放在四楼楼梯口一扇小窗的下面。祖母与我的堂姐搬到了三楼亭子间,我与父母住在了二楼的朝北房间。二楼靠弄堂的亭子间,在窗下放下一个八仙桌,可以供家人吃饭,同时也用作接待客人。那时祖父除了去学校或外出,整日在阁楼的书桌上笔耕不辍。作为小辈,祖父从来不与我们谈论他的事,直到上世纪80年代,我才慢慢开始了解了他的大半生。除此以外,我的启蒙是从祖父教我读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开始的,祖父解读,我先读后背诵,每周两晚两小时。都在阁楼的书桌边,要自己提着小板凳上楼。那个地方冬冷夏热隔着晒台只有一扇漏风的门,每到酷暑,西晒的太阳加上外面的热风令人有种煎熬的感觉,祖父只能脱光上衣伏案写作。实在热得不行就下楼擦身,我们帮他擦背。

1979年祖父接到学校文件通知,恢复原教授级别及工资待遇,参与编辑《汉语大词典》。上课、写作和会友,原来写的书稿也开始整理出版。同年10月,祖父参加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,见到了许多很久没见的老朋友。1983年,家里二楼南向的房间得以收回。“北山”书房终于回到原处。此后,在上海市委及华师大的协助下,于1992年增配给祖父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,解决了祖父的会客和住房的问题。但北山楼已不再是原先的北山楼了。1993年祖父荣获第二届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。他的作品至今还在陆续地出版。

我在愚园路与祖父母一起生活了32年,于1992年搬离愚园路,是“北山楼”变迁的见证者。祖父过世已20多年,回顾往事,恍若隔世。

父亲的回信

李莹

之后,我们的鸿雁往来之路就转移到虚拟世界中去了。而我并没有考博士,而是到一家杂志社做了十余年的记者和编辑,常常迷失于常熟路与华山路交界处那长长的红灯杆,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写作。

转眼20余年过去了,我终于有机会借这篇小文,鼓起勇气再度打开魏老师当年写给我的信。其实,我从20年前就开始准备写苏北的故事。出于种种原因,一直没有进入状态。今年,我终于有能力重启此事。回头再看,我的成长之路是与几封信紧密联系在一起。今天,我与徐老师、魏老师时不时地通过微信联系,方式变了,但那份温暖和鼓励一直都在。

十日谈

父亲的回信

满纸皆是“父爱如山”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飞鸿往来 李莹

责编:郭影

父亲的回信

李莹

妈不会把那口大锅也端出来了,那口锅真的挺大,能塞一只鸡和一只鸭,反正家里烫鸡鸭的时候都用的它。想想有点怪怪的,但转念一想,我妈肯定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,于是不想那么多,只希望快一点有热水。水“咕噜噜”响了。我妈把热水倒到盆里,掺了点冷水端到我的脚边。拉过我的手,让我摸摸水温,问我合不合适,又让我摸摸盆沿,嘱咐我别打翻。我赶紧把身上的东西都扯下来。然后,拿着盆里面的毛巾,将水一大捧一大捧地往头上、胳膊、后背泼去。真舒爽,暖暖的。就是没几下,盆里的水就被我造光了。

这时,我又听见我妈掀盖子的声音,是那口大锅水烧好了。“咕噜噜,咕噜噜”声音大起来。这一回要拿一个大塑料桶接住才行。“吱——”厨房门被她拉开,她的脚步声变得沉重起来,声带又抖又急地对我说:“快,李莹,热水来了。”



红纸本水笔 金宇澄

北山楼杂忆 施守珪